

# 認識蔣經國

(下)

董中生（前國立中興大學教授兼法商學院教務主任）

## 校友杯葛出長政校

民國三十六年政府決定將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，成立國立政治大學。將原由國民黨辦理的學校，歸入正規的政府教育系統，由教育部管轄。同時由政校校務委員陳果夫等推薦蔣經國出任校長。

不料此一消息傳出後，引起政校學生的反對。反對理由是蔣經國不符合擔任大學校長的條件。他們提出大學校長的主要條件有二個。一要有學術地位，二要曾任大學校長。其實我國著名大學校長，未符合上述二條件的不少。例如南開大學的張伯苓老先生，和東北大學的張學良將軍，不都是受學生擁戴的好校長嗎？學生們的要求不一定完全為學校發展前途着想，而是不滿意國民黨政府的作法。

蔣經國立刻表示不接受這校長任命。但無論如何，是使他不愉快的事，多少是給他一項打擊。於是有人責備陳果夫，既知學生會反對，就不應推薦他，既然推薦了，就要有力阻止學生反對。局外人說這種輕鬆的話是可以的，但那時南京

的政治情況，陳果夫的力量，已阻止不了學生們的行動了。

抗戰勝利復員，政校同學會做了一件很有魄力的事。在南京中山路市中心建築了一幢規模相當雄偉，頗具現代化設備的「介壽堂」。吳稚暉老先生題的堂名，內有三層樓類似青年會的旅館房間，同學住宿，可享八折優待。附設餐廳，採勵志社管理方式，中西餐飯菜，均尚稱可口，價錢亦還公道。禮堂經常出租演國劇。民國三十六年多，我由淮陰赴京公幹，多半住介壽堂，那時顧正秋正在禮堂演出，晚上又可看國劇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在湖北服務的政校同學選我為該地分會幹事。民國三十六年我看到同學會掛的總會職員名單，我的名字放在總會幹事內。但我因在外地工作，從未出席過一次幹事會，實在未盡到為同學會服務的責任。當時總會負責處理日常管理事務的一位同學，是淮陰人。他認我是他的父母官。我曾詢問他何以同學要反對蔣經國任校長？

他回答：現在政校同學的心理，和抗戰前的政校同學，甚至抗戰中重慶小溫泉時期的政校同

學心理已有不同。抗戰勝利，大家都認為應該和平建國了。再繼續內戰，對國家民族絕對是不利的。至於共產黨的陰謀，社會高級智識份子，尚且認識不清。何況青年學生，看到其他大學學生在示威：「反內戰」、「反饑餓」、「反壓迫」，他們的內心已受到很大刺激！

政校和幹校合併，不由政校的師長出任校長，而用幹校的教育長蔣經國出任校長，亦引起政校部份師生的不滿。

在利害重於道義的時代，同學師生關係，是一項微妙關係。在政治活動中，利害一致時，固然很容易親密。而利害不一致，甚至利害可能彼此有衝突時，反而會阻礙個人前途的發展。我的一點事業成就，多賴政校同學共同犧牲奮鬥而得，是一次幸運的同學關係。但初出校門時，政校大學部四年畢業的同學，認為我們地政學院二年畢業的同學，是旁枝末葉，尚多少存有歧視和輕視的味道。好在人與人的關係，貴在彼此相處以誠。能幫助人處儘量幫助人，非同學亦能相處，何況是同學。

抗戰接近勝利，蔣經國任青年軍政治部主任

。政校全體同學，大部份教職員皆參加青年軍政治部的重要幹部，以幹校的教職員及畢業同學為主。政校同學據說相對之下，有些不服氣。這件事我曾當面問過曾任職贛南，又任戴建隊第一大隊的沈秘書，他證實確有此事。

政校選聘專任教員是相當審慎嚴格的，但勝利遷都，學校遷回南京後，對聘請兼任教員，由於那時鐘點費少，就不能不放鬆些。一批有政治野心，他們自稱：就是不拿鐘點費，亦願來政校兼課的先生們，他們考慮的全是自己個人政治前途，民國三十七年底，代表我政府飛北平與共黨和談的第一批代表，其中就有幾位自稱是政治大學的教授。

如吳裕後（二四六期），留日學生，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受訓留班任教官，與共黨教官伍修權等發生接觸。抗戰勝利，在南京執行律師任務，自稱是浙江省同鄉會理事長，在政校兼課。這類人物，唯恐天下不亂，遇有機會，可以促成同學反對蔣經國，他們會放棄這個機會嗎？

以後第一屆副總統選舉，政校同學不請孫科，而請李宗仁到校演講。他們美其名謂：「人心望變！」在那種環境下，陳果夫想出面阻止同學，不反對蔣經國出任政大校長，恐是力有不逮的。

### 戰委會革命性做法

民國三十六年多，我奉調中央訓練團，參與國防部戴建班的訓練工作。該班主任胡軌，黃浦四期。他是大學肄業時投考軍校的江西人，是一位保存相當書生氣質的軍人。據說先總統蔣介石

特將他保送留學日、德。蔣經國由俄歸國，他父親要選幾位品德高尚，性情溫和的人士和他做朋友，胡軌是其中一人。

蔣經國任中央幹校教育長，命胡軌輔佐之。幹校的實際校務，由胡軌負責處理。對於學生訓育管理，甚至畢業後的分發工作，胡軌幾乎有決定性力量。有次胡向我談起：「幹校一、二兩期的同學，每人有幾斤幾兩，我都清楚的很。」

曾在救國團服務，後來派美國工作六年，積勞致疾，英年早逝的何維行小同鄉，生前有一天來我家閒談（何維行未結婚前單身在臺，常來我家吃家鄉飯菜，他對我的四個孩子，亦視同自己家人一般。我們之間，談話很隨便，幾乎可以無話不談），我提起上述的事。

何維行說：「今年是步日（胡軌字）先生七十大壽，江西同鄉先進發起為他祝壽。蔣經國主任聽了這消息，立刻囑咐主任秘書去通知胡軌，請他設法阻止，而由蔣經國自己安排為他祝壽。胡軌當即向通知的人表示：「發起祝壽，我根本不知道，叫我如何去阻止呢！」

但是王昇（時任國防部總政治主任）却約戴建隊服務過的部份同仁，在軍官俱樂部設宴二桌，為胡軌七十大壽祝賀，我與內人亦被邀參加。

戴建班指導員，多由幹校教職員及畢業同學，加上幾位新贛南的縣長，例如楊玉宏等擔任，全是蔣經國最接近的幹部，此外尚有國防部民運總隊長劉培初（此人後來才知是戴雨農的十三太保幹部之一）等人。我被派為主任指導員。我和他們過去全無淵源，完全由於蔣介石主席親口提

出，命令參與。大體上我們尚能保持相當和氣。

這個訓練班的開辦，是由蔣經國提出，經蔣介石總統官邸會報決定的。他的構想：國家危難，政府在軍事和政治對共黨鬥爭，均由優勢將轉為劣勢的時候，過去國民黨地方政治派一個人，任其去表演的辦法，完全失敗了。必須改由羣體組織的力量去對抗，才能阻止共產黨發展。他主張組訓一批大學剛畢業的青年，投入地方政府工作。計劃在江蘇、安徽、山東、河南、河北每省各設一行政督察區，摹仿以前新贛南模樣，賦以權力，讓他們放手去做，以挽救危局。

戴建班和以後組織的戴建隊，不按照一般機構設立的法令程序組成的，經費在國防部預算內開支，是革命性的做法。

戴建班內部探彼此嚴格檢討，相互批評。（開始我有些不習慣）學員可以批評指導員，指導員亦鼓勵彼此互相批評。一次某指導員批評劉培初，劉忍受不了，老羞成怒，就說：「我在前線拼命犧牲奮鬥，你們在後方專講空話！」一時空氣緊張，幾乎下不了臺。另一次戴建隊的沈秘書指導員酒後發牢騷，就被另一位指導員檢舉，被罰禁閉。

參加戴建班服務，曹聖芬同學很關心我。他將我過去工作情形向蔣經國介紹，並詢問蔣經國對我印象如何？因為戴建班有什麼要求，均向蔣介石的兩位秘書曹聖芬和周宏濤接洽。

蔣經國在勵志總社設有一個房間，有一次我去勵志社午餐，他的秘書陳元向我打招呼，他說：「你不認識我，我可認識你」，他帶我進那個

房間，還叫我在一張紅紙上簽了名。他說：「三月十八日是蔣經國生日，你就簽名向他祝壽吧！」我問：「蔣經國今年幾歲？」他說：「三十六歲」。我說：「這不是和我同年嗎？我亦是今年三十六歲。」後來才知道是錯了，因為蔣經國根據國定新式曆法算歲數，我是仍照老式陰曆算法。他實在長我一歲。

### 好心助人反被「將軍」

戴建第一大隊轄三個中隊，中隊長全由幹校同學擔任。第一中隊駐淮陰，第二中隊駐無錫，第三中隊駐南通。二、三兩中隊後調往上海，擴編為第六大隊，由王昇任大隊長，參加經濟管制工作。駐淮陰第一中隊隊員，大部份派在沿運河各縣任副鄉鎮長，主要任務為推行軍民合作。

復旦大學畢業，抗戰期間駐蘇北軍長李守維的胞弟，亦是戴建隊第一中隊的隊員。他是淮陰區本地人。我有意和淮陰縣長商量，在縣內比較安全區內，派他去任區長，所謂比較安全，就是沿公路、交通較為方便，有國軍駐守的鎮。但不能擔保共軍不來進攻。他不敢去，反而約同中隊長去南京總隊部告我一狀。說我如何看不起總隊長，甚至說我批評蔣經國本人。

那位中隊長是幹校畢業的，胡軌以老師地位訓了他一頓。他指責說：「我是派你們去工作的，不是叫你們去製造糾紛的！你們說在那裏有摩擦，你們自己就是製造摩擦專家。依我看，你們檢舉的人的性格，不像會說你們所講的話。」這些話是由一位會跟胡軌在幹校工作，那時亦在戴

建大隊任大隊附的，後來告訴我。

民國三十七年八月，我離開淮陰專員職務，到南京任戴建隊少將督導員，曾赴無錫、南通、淮陰等地督導。並在揚州集訓隊員。十月戴建總隊擴大為青年反共救國團，將國防部預幹局及民運總隊部份業務併入。時政府已開始遷往廣州，中央青年部將全部辦公房屋讓給救國團辦公。

我任救國團政治處兼服務處長，將幹校畢業在南京候差的部份同學，分派到各省青年中學任副校長。我自己常參加各種討論國是會議，這些會全是會而不決，大部份時間，是聽慷慨激昂責罵政府的話。

此時，徐蚌會戰已失敗，京中人心動搖。上海經濟管制，亦已失了控制，物價飛漲。國民黨在大陸失敗，已無法挽回。

### 地下講座滋生謠傳

民國四十年夏，我奉調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留院服務。每天晚飯後，習慣上約三、五輔導員在山上街道散步一小時左右。某晚正在散步時，忽然遇見姚舜，他告訴我今晚蔣經國上山，他們舉辦一個小型晚會歡迎，邀我一同去參加。

晚會在陽明山管理局（那時尚未成立）的小禮堂舉行，參加的有一百人左右。我僅認識戴建隊服務過的幾位幹校同學，和警務處的幾位高級官員。這次晚會是蔣經國最接近的幹部，為安慰他過去一年來，隨先總統蔣介石，在我大陸西南方，最後抵抗共軍作戰，回臺在南臺灣四重溪及新竹大溪居住一段時期。直到先總統蔣介石復

行視事後，他被任命為國防部政治部主任，算是一次慶祝小晚會。

蔣經國在晚會開始前，講了一次感情極豐富的話。他說明在大陸和共軍作戰失敗的經過。他不負政府中任何名義，他自稱是先總統的副官，總統隨時交付他辦許多他人不能辦的雜事。

他說：一次他奉命去向川軍將領勸導堅定抵抗共軍作戰。他說羅廣文兵團長邀他和川軍將領們打牌，他就和他們打了一夜牌。

他還說了人性的弱點。他說人總是人。到了失敗的時候，苦悶的時候，有些平時認為不能做的事，都會做出來的。

那次晚會有顧正秋的國劇演出。顧正秋不久與任顯羣結婚。從此除非有特別公演，她就不再登臺了。臺北後來謠傳很多，中國人心理，特別「好聽隱私」。革命實踐研究院輔導員們，工作輕閒，無形中產生了「地下講座」，這批地下講座，喜歡無中生有，亦是製造謠言的地方之一。

### 畢業致辭講者倒霉

蔣經國卸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後，未出任國防部長前，曾任戰地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。在臺北市石牌開辦一個戰地政務人員訓練班，共辦十期，每期調黨、政、軍及教育人員約一百人受訓。

第十期我被調。中興大學教授五人與校長湯惠霖同期受訓。那期被調的尚有費擘、趙龍文等人。因為是最後一期，我自改行教書後，生活較自由，對政治生涯已無興趣，原想請求准予不再

參加訓練，但同事范衛生等人勸告：「人家想被調而不可得，你既被調，怎可不去？」我內人亦鼓勵：「你已受過那麼多次訓，還怕最後一次？」蔣經國那時雖任閒差。在臺灣，在香港的人，已認定他不久將出任艱鉅，要求參加受訓的人衆多，亦是自然趨勢。

受訓一個月，內容並無什麼新奇之處。畢業前飛機載送我們去金門戰地參觀三天。由湯惠蓀校長任領隊。金門砲戰後，我有機會再次參觀，各方面確有進步。

畢業典禮要選一位同學致詞。有的同學很想得到此項機會，因而可給蔣經國留一印象。但亦有同學不願擔任此一任務。臺大教書的嚴靈峯，與蔣經國在俄國中山大學同學，有人推他代表說話。他無論如何不答應。他說：這種場合，話說好了並沒有什麼，說壞了你可能以後一輩子會倒霉！後來不知怎麼由中央日報記者李荆蓀代表說話。李寫的文章我曾讀過，尚稱通順，但從前未見過面。他這次代表講話是：「語無倫次，不知所云。」

他說：目前對共黨作戰，可以採用一項不必花錢，而能打擊敵人要害的武器。就是揭發共黨高級領導佔有低級幹部太太的事實。使共黨內部發生摩擦，抵消力量，以我們反攻。

不久，據說李荆蓀被捕，甚至有人說他是共諜。

### 虛胖健康令人耽憂

民國五十三年初秋某日戰地政務人員訓練班

浙江省籍同學舉行聯誼會。姚舜同學知道我將派赴越南任土地改革顧問，他特地安排我晉謁蔣經國一次，地點在救國團總團部。

那次見面，談話很少。我見他身體更發福了，精神似反不及從前，可能是糖尿病症加重。此病雖可用藥物控制，目前尚無法根治。美國老人患此病與高血壓症者甚多，醫生總是勸人們少吃糖，少吃鹽，甚至少吃油。因此美國食物，淡而無味。他們祇顧營養，不講口味。不使病人體重增加，是對病人比較有利的辦法，後來我每次在臺灣電視上看到他，還是那麼發福，總為他的健康擔憂。

民國七十一年冬，我退休後來美隨子女定居。在洛杉磯老三兒子家住二星期，再飛休士頓老四女兒家住。就在洛杉磯看到一家小報連載「蔣經國傳」，我祇看了標題，沒有看內容。因為作者採用筆名，不敢用真實姓名發表，就表示是不負責任的傳記作者。有人說：辦這份小報的負責人，就是我兒子服務的南加州愛迪生電力公司的一位工程師。美國是言論自由國家，辦報很方便。各人可以有獨立思想，可以自由選擇信仰。該報因經費困難，不久就停刊了。華文報紙，自然靠華人支持。在洛杉磯華人主流 Main-Stream (這詞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競選辯論中，總統布希 Bush 多次採用) 仍是擁護在臺灣的民主政府。

海外僑胞都希望國家統一，國人亦皆認識共產主義不適合實行於中國；而中國共產黨又不肯放棄四個堅持，統一一時恐難實現。再看世

界大勢：世界共產國家，包括蘇聯在內，雖都在進行改革 (Reform)，但他們沒有基本的改變 (Change)。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我讀洛杉磯時報，一篇專載：關於南斯拉夫已故共產黨頭子狄托的好友，曾任狄托的副總統的吉拉斯 Milovan Djilas，他是目前歐洲著名反共理論家之一。他寫的「論共產主義」長文，結論是：「共產主義國家不會改變，祇是分裂 (Communism isn't changing, it's disintegrating)。而且進行甚為緩慢 (But process is slow)。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的對立競爭，恐尚需一段較長的時間。」

民國七十五年，孩子們為我夫婦在洛杉磯蒙市 Monterey Park 購買一幢房子定居，蒙市是臺灣來美居住的人最多的一個市。住在這裏和在臺北，生活上幾乎沒有多少分別。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前夕，有人接到臺北電話，告知蔣經國總統去世了。於是彼此電話傳達，全市華人，同聲哀悼！

蔣經國去世後，臺灣國民政府，遵照憲法規定，政權順利穩定移交。社會繼續安定，經濟繼續繁榮，是海外僑胞最安慰的事。甚望政府新進才俊，體念過去奠定此一復興基地之不易，能審慎將事，勇往邁進。堅守民主陣容，建設臺灣，統一中國，幸甚！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請電五〇

六五三一。五〇六六八六六